

海盜篇

提起北方澳，總讓人興起海盜的聯想

海盜與土匪

海盜真的與北方澳有關嗎？從典籍記載、耆老口訴和海岸遺跡看來，果然是有的。

不過，說北方澳曾經是海盜的巢穴，我們承認，但如果說，北方澳人是海盜，我們絕對否認。

說到海盜，我們先敘述一段歷史，吳沙率眾開蘭，始於清乾隆五十二年，因社番力拒，旋即棄走，嘉慶二年，再度帶領漳、泉、粵三籍游民，入噶瑪蘭設隘墾荒。

同一年，海盜蔡牽，也率戰船游奕北方澳海域，焚掠頭圍一帶番社，吳沙假稱是受頭目許天送所託，官派的巡緝部隊，用計擒獲



↑ 北方澳灣內海面平靜適於泊船 黃初芬提供

十三名上岸的海盜，才贏得各番社信任。

而早在吳沙與蔡牽對壘之前，明朝世宗嘉靖年間（西元一五六三年），流寇林道乾，就已率黨羽來到北方澳。林道乾與開蘭英雄吳沙，進入宜蘭的時間，前後相差了二百三十四年之久。

林道乾率眾泊靠北方澳，是史實上第一次漢人在蘇澳上岸的紀錄，所以，北方澳是宜蘭縣開發最早的所在，理論上應該站得住腳。

↓ 風雲裡的北方澳南端風光 曾松田提供



海盜上岸後，燒殺擄掠，勢所難免，不過，似乎也不盡然，朱漬的風評就好些，清謝金鑾著「蛤仔難紀略」中，描寫朱漬時，是這麼寫的：「朱漬自負漳屬，而所求者東勢之曠地也，獨不利潘賢文耳」。

又說：且朱漬散給圍民，市恩番族，稍遲且久，為李祐者，豈止一、二人哉，倘非太守身入其中，使眾人有所托，則潘賢文受其禍，蛤仔難之事未可知也。

謝金鑾大意是說，朱漬自認為是漳州人，想要的，不過是開墾溪南的空地罷了，將土地、財物分給圍墾居民，又施恩給各番社，如果不是知府楊廷理率眾圍攻，像李祐這樣歸附的人又豈止一、二個，噶瑪蘭的前途，恐怕還未可知呢？

蔡牽也有心開墾宜蘭，但聲名就差多了，廳志紀事篇說，蔡牽到烏石港，派人通謀共墾，大家很排斥，恰好船上有被擄的小孩，

找到機會掙脫上岸，賊遍尋不著，揚言滅頭圍，陳奠邦、吳化定計，賊人清晨進入市集買東西，群起圍攻，綑綁了十三人。

海盜之外，北方澳也有土匪，耆老陳東淵、陳東山兄弟，敘述一段往事；百多年前，土匪攻進大澳，陳家是大戶人家，住瓦厝，被鎖定為目標，他的一個族伯，當時還是小孩，留長髮，頭髮被土匪一把拉住。

土匪拿住他族伯，企圖綁票勒索，他族伯正在補漁網，脖子下掛一把「補網刀」，情急智生，拿起補網刀，割斷頭髮，往一丈多深的崖坎下跳，土匪不敢跳，僥倖逃過一劫。

明末以來，海盜、土匪、生番，多次進出北方澳，最後，都因官民合力對抗，驅逐出境，地方得保太平，往事歷歷，引人入勝。

上：曾是海盜與官兵發生激烈海戰的海域

下：半屏山下烏屎礁一帶礁岩區 曾松田提供





↑從嶺上往下望漁船很小 黃初芬提供
(攝於對面山)

以下，節錄史書上幾段有關海盜出沒北方澳海域的記載，供讀者參考。（蔡牽、朱潰事略，請參閱鄉野傳說篇—朱潰葬妹）。

台灣府輿圖纂記載，明嘉靖四十二年（一五六三），流寇林道乾擾亂沿海，都督俞大猷追到澎湖，道乾進入台灣，大猷哨於台南鹿耳門口外，為明代官軍剿寇追到台灣島的開始。

林道乾進入台灣之後，足跡遍及打狗（高雄）、阿猴林（屏東）、劈破甕（嘉義水上）、崩山（大甲）、海翁窟（大安港）、蘇澳、野柳。

明萬曆初年，海寇林鳳，擁林道乾黨羽萬餘人，流竄到魷港（布袋）一帶，二人隨率大批漢人，進入台灣東部沿海，實開漢人來台開墾之先河。

台灣知府楊廷理，在「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」一文中說，汲汲欲開噶瑪蘭之見，實緣

洋匪李培、蔡牽、朱潰先後窺視，圖作賊巢，若再不及時收入版圖，設官經理，萬一水陸奸宄，互相勾結，負隅拒險，勢必全台驚擾。

多灣泊北方澳，再越嶺入噶瑪蘭平原，清嘉慶二年春，蔡牽自號「鎮海威武王」，親率百餘號戰船，攏靠北方澳，上岸劫掠，十一年，賊眾進攻頭圍，被吳化等率眾擊敗。

清朝解元教諭鄭兼才，著「山海賊總論」：台灣本海寇屯踞之地，其後荷蘭之，倭人鄭氏又得自荷蘭，自入版圖後，乘間竊發……蔡牽率眾入鹿耳門，始嘉慶五年，兵將退守安平，商船悉為賊有，自是蔡牽始垂涎台灣矣。

又，蔡牽雖垂涎台灣，然日久計熟，所欲得者噶瑪蘭耳，其地膏腴，未入版圖，田畝初開，米粟足供，居郡城上流，險固可守。

↓曾經泊靠海盜船的北方澳海面 曾松田提供



又，而同時巨盜朱瀆力足以控蔡牽，又慮為其所奪，是以揮金布賂，密謀先發，令其黨赴東港（蘇澳），而自留滬尾督率，意以滬尾既，即可上迫噶瑪蘭，而下制郡城。

噶瑪蘭志略，武功志載：嘉慶十二年秋九月，海寇朱瀆竄泊蘇澳，南澳總兵王得祿會前知府楊廷理攻克之。朱瀆者，蔡牽之餘醜也，先是蔡逆寇於海，收泊蘇澳，縱夥搶掠馬煙社番糧食。

朱瀆以未入化之蘭民多有與之通者，因滿載農具，靠泊蘇澳，佔五圍為巢穴，沿海游奕五十餘日，南澳總兵王得祿寄椗雞籠亦四十餘日，以扼其吭。

淡水廳志：附錄清姚石甫「改設台北營制議」云：馬賽草山之外曰蘇澳，接界生番，東臨大海，可泊大小百艘，昔蔡牽、朱瀆二逆，屢舟於此，以窺噶瑪蘭。

彰化縣志：嘉慶十四年八月十八日，水師提督王得祿、邱良功，追擊蔡牽至外洋，牽落海死，海寇平。

志略：嘉慶丙寅春，海寇蔡牽至烏石港，欲取其地，使人通謀共壟，眾患之，賊舟有幼童被擄者，乘間登岸，遇其父，匿之，賊索不得，揚言且滅頭圍，眾益懼。

頭人陳奠邦、吳化輩相與謀，今通賊，官兵必討，不如拒之，且以為功，乃夜定計集鄉勇並各社番伏岸上為備，賊猶未覺，晨入市貨物，眾乃縛之，得十三人並賊首，賊聞之，怒，連帆進攻。

眾斷大樹塞港，賊不得進，拒敵久之，賊

敗去，化等乃以所擒賊獻，將軍賽冲阿聞，乃有該處膏腴，為蔡逆窺伺之奏。

十二年七月，海賊朱瀆大載農具泊蘇澳，謀奪溪南地為賊巢，五圍頭人陳奠邦等遣人告急，廷理乃與南澳鎮王得祿水陸赴援。

先是漳人盡得有西勢之地，柯有成、何績、陳奠邦、賴岳、吳化、吳光裔六人為之董事，而東勢之強者獨潘賢文處羅東，自羅東以南，至蘇澳數十里，朱瀆謀奪之，以嗶嘰、紅布散給東、西勢番。

有漳人李祐陰結黨與通，廷理乃以札諭柯有成、潘賢文七人，曉以大義，以嗶嘰十板、紅布五百疋、番銀千餅賚眾番，賢文大悅，民咸踴躍，乃設木柵于海口，各出器械巡邏，捕通賊者，祐黨懼，挈妻子入于賊舟。

↓繞過鼻仔頭就是北方澳避風港 黃初芬提供





↑ 攝於一九六三年的大澳一景 陳美華提供

賢文復獲海寇黃善等七人以獻，時鎮道以地叵測，檄勿往，廷理勿從，九月九日，自艚舦入山，四日而至五圍，哈仔難嚮多雨，秋以後山海氣蒸，瘴雲暝合，及楊至而群峰開霽，民以為祥，集耆老而撫慰之，眾皆鼓舞聽命。

義首林永福、翁清和等願率精壯效用，朱瀆踞蘇澳港內之南澳，王得祿以舟師追到港口，港內寬外狹，賊以巨纜鐵鉞橫沈港口，林永福等番勇千二百人穿山開路，以達蘇澳，合舟師，潘賢文以眾斷賊樵汲。

戊午，得祿以舟師進攻賊于蘇澳，廷理率林永福等自澳後夾攻之，賊大敗突出，官兵截擊，焚賊舟三，沈其大舟一，獲二舟，賊以十六艘順流東遁，廷理安撫其民而歸。

蛤仔難紀略：十三年秋七月，海寇朱瀆以賊艘至鹿仔港，尋泊淡水，遂揚帆竄蘇澳。· · 初，朱瀆勾通陸賊時，有黃灶者，

大股賊目也，遁於噶瑪蘭，為黃姓所匿，大守察之，使索之，黃姓縛灶以獻。

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：伏查噶瑪蘭田土膏腴，米價較賤，流寓日久，又有朱瀆幫內散去夥匪及逃逸犯，潛匿其中，上年漳人所困，大半避出，以強凌弱，相習成風。

福建總督方維甸於嘉慶十五年上奏：臣查噶瑪蘭田地膏腴，米價較賤，流寓日久，又有洋盜朱瀆幫內散去夥匪，逃兇逸犯，潛匿其中。

淡水廳志，附錄清姚石甫「改設台北營制議」云：馬賽草山之外曰蘇澳，接界生番，東臨大海，可泊大小百艘，昔蔡牽、朱瀆二逆，屢舟於此，以窺噶瑪蘭，至今南風盛發，土匪小船時有藏泊，山坑亦有民人私墾。

桐城姚瑩著東槎紀略，文中說：查蘭地自入版圖以來，東勢一帶，民番常被生番殺害，南風盛發之時，又常有匪船寄泊澳內伺劫，易于藏奸，實屬要地。